



迁徙的哈萨克牧民



□ 郑峰

哈萨克族是世界上著名的游牧民族之一。游牧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哪里能够养活牲畜就迁往哪里；依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问题，然后用毛皮、肉食和奶制品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一些谷物。在古代汉文史书中，就曾形象地把游牧民族政权称为“行国”，其立国之本就是逐水草游牧牲畜。

因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哈萨克族又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过去，他们是世界上搬家最多的民族，一年要搬家100多次，往返1000多公里，生活十分艰难，“饿不死的一把塔尔米，冻不死的一张老羊皮”正是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在好了，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全面完成，哈萨克族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可可托海，会时常遇到哈萨克族转场的盛大场面。那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和异域风情。在新疆，每到秋季和春季，因为水源和牛羊所需的食物等原因，哈萨克牧民都要赶

着牲畜由夏牧场转移至冬牧场，或由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这个过程就叫“转场”。这样的传统转场生活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

哈萨克人勇敢强悍、能歌善舞、骑术高超。一年中，随着四季的变迁、草场的转移，哈萨克人总会赶着牛羊、牵着骆驼，带着全部的家当在马背上迁徙。

有诗人赞美说：
世上路走得最多的是哈萨克人

世上搬家最勤的人是哈萨克人

哈萨克人的历史就是在游牧中谱写的

哈萨克人的繁荣就是在迁徙中诞生的

哈萨克民族用自己的双腿丈量着世界

追随着生命的绿色

这种居无定所、随季节游荡、民风剽悍的游牧文明与定居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在可可托海，游人最常见到的是秋季转场，转场是可可托海最盛大的人文景观。这里的牧民转场基本上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走在最前面的是由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羊组成的羊群，后面是忍辱负重的骆驼，它们身上背负着这个家庭的全部



转场的驼队

家当，有拆散的帐篷、衣柜、锅碗瓢盆，还有载着婴儿的摇篮。家中的成年人和少年则手持着鞭儿骑着马，在前后左右护卫着，还有跑前跑后、到处撒欢的牧羊犬，以及悠闲的牛。他们就这样赶着牛羊马等牲畜，浩浩荡荡，长距离迁徙，跋涉数十公里到数百公里，走到哪，晚上就在哪宿营。

在牧畜转场途中，有时会遭遇狂风、冰雹的袭击，生存在气候多变的环境中，他们穿御寒性极强的衣服。因此，他们的皮大衣不仅宽大、厚实且耐穿。他们春、夏、秋三季住的是

可以拆卸携带的圆形毡房，冬天住平顶土房。他们所住的毡房是适合于春、夏、秋季游牧转场时搬迁的一种简易住房，特点是携带方便，易于拆卸。毡房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部为圆柱形，上部为穹形，下部圆柱形四周是用横竖交错相连而成的红柳木栅栏构成的围墙。栅栏分作若干块，可以自由拼合。

人们说，只要有水有草的地方就有哈萨克人的毡房和毡房顶上冒出的袅袅炊烟，炊烟下，就是以奶为茶、以肉为食生活简单的哈萨克人的餐桌。

我家的麻雀邻居

□ 宋庆法

那日早餐时，室内有“扑扑楞楞”的声音，听动静像是鸟儿，可近在咫尺又搜寻不到影子。一只小鸟也惹不出多大麻烦，家里吃的喝的随意它选吧，就不再往心里拾。

这动静几天来时不时响起，我闲下来打定主意要找到它，看看到底藏在哪儿。循着传出的声音，仔细寻找我才发现，是麻雀在油烟机排气筒子里要做窝，衔着一根根枯草进进出出。它们看不到我，我透

过筒壁影影绰绰看得到它。做窝是天性，可这儿不是地方啊。它们筑好鸟巢舒舒服服养育后代，无意中把我家的排烟道堵住，做饭时油烟排不出去，那怎么整啊？

把巢穴拆掉又不忍心，我便打开油烟机的最大风力，给麻雀提个醒：这儿空气质量不好，不利于养育后代，还是到别处安家落户吧。眼看着一缕一缕的枯草被油烟机的风吹出去，以为它们会懂得我的用意了，没想到麻雀非常执着，不厌

其烦地把枯草衔回，一遍遍照样在此做它的安乐窝。

有这样的“钉子户”做邻居也实在没辙。我对妻子说，麻雀既然相中了咱这块宝地，就让它在此“坐月子”，听小雀儿的鸣叫声也是一种享受呢，等它们出满月会飞了再说吧。妻子说，那怎么做饭啊？我说先将就着用电磁炉就是了。

没过多久，还真听到小雀儿叽叽喳喳的叫声，动听得很。透过窗玻璃还可以看到，麻雀夫妻叼着虫子来回忙碌的身

影，它们毫不在意我们的盯梢。

后来，小雀儿叽叽喳喳的叫声渐渐消失了，我估计它们已远走高飞，只有两只老麻雀还在此居住。总不能老用电磁炉吧，这次打定了主意要请它们走。我摁开油烟机试了试，却发现只是抽风不那么痛快，勉强能够使用，转而打消了要把麻雀两口子请走的念头。既然互不妨碍，还是让它们俩继续居住下去吧，说不定再过几天，又能听到小雀儿叽叽喳喳的叫声了。

桔梗花海寄乡愁

□ 鹿奉俊

我的家乡池上种植桔梗历史悠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帮助很多乡亲致富，乡人对桔梗情有独钟。

今年春雨多，墒情好，去年秋后种植的桔梗，谷雨过后就长得老高，所以桔梗花开得比往年都早。身置田间地头，极目远眺，春夏交替的暖风把层层梯田渲染得格外醒目。

一大早，阳光裹挟着晨露，把初夏的大门轻轻开启，掠过原野的暖风也变得温柔起来，绿色和紫红色点燃了夏季的希望。

欢畅的桔梗花丰韵而至，挤满了地头堰边，一片片紫红

扎起明黄的地毯，一阵阵热风吹皱了层层花海。

桔梗花在家乡是很常见的，对于种植农户来说，其经济价值远远胜于观赏价值。

桔梗随遇而安，对环境要求不高，地头崖边、梯田畎畹，皆可见缝插针地种植。不论环境优劣，只要有属于自己的地盘，它就会实实在在地扎根于泥土，任凭风吹雨打，都会坚定地栖息于山野，蓬勃生长。岂止如此，尤其可赞的是，它还穿越了令人窒息的严冬封锁，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夏，绽放出了紫红色的花朵，浑身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村前庄后，山间田野，淄河两岸，无处不是紫红色的花海，桔梗的根又在默默地孕育着沉甸甸的收获。乡亲们沉浸在幸福之中，那茂盛的花儿、丰满的桔梗，正编织着丰收的喜悦。

我特别喜欢桔梗花。每逢花季，孩子们竞相在花海里嬉戏追逐，捉迷藏、扑蝴蝶。调皮的小伙伴还会逗弄着采花的蜜蜂，一不小心就会被蜇得龇牙咧嘴。他们全然不顾地开心玩耍，自然少不了被大人们责备。“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家乡的田间桔梗

花盛开，群童逐蝶的美好画卷呈现在眼前。

如今，每到桔梗花盛开的季节，人们便从城市纷至沓来，一睹广阔田野里的桔梗花绽放的美景。每年这个季节，我都要回趟老家。那熟悉的景象轻袭着我的心扉，承载着我那难分难离的乡愁。

我又回到了家乡，再次看到了那开得浓烈的桔梗花，心灵深处的记忆被激活了。凝望着阳光下紫红色的花海，蓦然间，我仿佛幻化成那一抹紫红，遁入了这无边无际的花海里，尽情旋转着飞舞。这就是我的家乡……

夏日薄荷香

□ 高谦

小时候吃薄荷糖，那种舌尖上的清爽滋味至今难忘，但真正了解薄荷并开始种植是近几年的事儿。

有一次好友过生日，在他家中第一次吃到炸薄荷，那种酥爽清脆的独特滋味，让我一下喜欢上了，并试着在自家小院种下几株。没想到，第二年初春时节接连繁殖出了一大片。掐一片薄荷叶，放在鼻尖轻嗅，清新淡雅的芳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

薄荷生命力顽强，春夏时节，随便折一些根茎插入土壤就能繁殖。薄荷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可做饮品。盛夏时节，我时常会采摘几片薄荷叶，清洗干净后放入茶杯，然后倒入开水，看着薄薄的叶片缓缓舒展开来，泛出一点浅浅的绿色。那一抹醉人的新绿温润在水中，薄而轻盈，淡而飘逸。清新的香气萦绕在书房，把周围的空气也熏染得分外清新。

薄荷还可以作为食材。自从栽种薄荷以来，我先后吃过薄荷叶煎鸡蛋、炸薄荷、薄荷面饼等。我最喜欢的要属薄荷鸡汤了。这道菜的做法非常简单：把鸡清洗干净剁成小块，把薄荷洗净，在热锅内倒入少许油，放入鸡块翻炒至变色，加入开水，烧开后转小火煮至鸡肉软熟，随后加入薄荷转大火烧开，再放入少许食盐即可。薄荷鸡汤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

爱屋及乌，只要是带着薄荷气息的东西，我也总是爱不释手。薄荷牙膏、薄荷香皂、薄荷沐浴露……也都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_bf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